

祖母的花篱笆

□马亚伟

我小时候，祖母家的院子是篱笆墙。小院子很小，篱笆墙也很矮，却是我和堂姐的乐园。我们俩经常在院子里玩，摘花朵、逮蝴蝶、捉虫子，小院里趣味无穷。尤其是院子里的篱笆墙，春夏之际便成了花篱笆。

祖母用心打造花篱笆，让简单的农家小院特别富有田园风情。她在篱笆前种花种草、种菜种果，草木繁茂的时节，攀缘植物的藤蔓就爬满了篱笆。牵牛花、丝瓜、豆角、黄瓜，凡所能种，无所不种。到了花开之季，绿色的篱笆墙上点缀着繁繁密密的花朵，特别漂亮。那些花朵在风中摇摇摆摆，远远望去仿佛眨着眼睛的星星。丝瓜花和黄瓜花都是黄色的，明艳惹眼，而且花开得极多，篱笆墙真的成了花篱笆。

祖母非常喜欢她的花篱笆，她说家里有花篱笆围着，日子就像是神仙过的。

有一年，祖母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蔷薇花。她兴致勃勃地把蔷薇花栽到篱笆前，对我们说：“这下咱们的花篱笆，要好看到天上去喽！”蔷薇花开的时候，花篱笆果然“好看到天上去”了。千万朵红色的蔷薇花在篱笆墙前面挤挤闹闹，仿佛要争先恐后从墙的缝隙里出逃一样。蔷薇花小巧玲珑，气质宛如乡间阿妹，纯朴自然，自由活泼。花朵们丛丛簇簇，馥郁芬芳。蔷薇花开得最盛的时候简直有惊天动地的气势，让人觉得满院都是花，满眼都是花，满世界都是花。祖母也乐开了花，她笑着地说：“路过的人都夸咱家的花篱笆好看。谁走到这儿，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呢！”

祖母的花篱笆既有观赏价值，又有实用价值。黄瓜、丝瓜、豆角之类的蔬菜，到了收获季节挂得满墙都是。祖母是个极为慷慨的人，有乡邻路过时，她会招呼人家：“过来摘点菜，带回家炒炒吃！”篱笆上的蔬菜，几乎成了“公共财产”。

只是到了冬天，篱笆墙上就变得光秃秃的了。不过这也不要紧，祖母每天都活在对春天的憧憬之中：“春天快来了吧？春天来了，咱们的篱笆墙就又成了花篱笆了！我想想都觉得有趣，去年蔷薇花开的时候，村北的邈邈老四路过时，竟然停下来看起来。那时他还把衣服整了整呢，可能是觉得对这花儿不能那么邈里邈遏的了。等春天我多种点菜，你李奶奶生了场病，腿脚不方便了，到时候你们把菜给她送过去……”祖母絮絮地说着，现在回想起来她简直像诗人一样，在冬天守望春暖花开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祖母是在一个有花开放的夜晚悄然去世的，之前没有丝毫征兆。她永远睡在了花篱笆的芬芳里，人们都说这是她修好得来的。祖母去世后很多年里，我们都保留着她的花篱笆。



高考后的囡

□俞亚素

高考前，她和那时的我差不多。一样的辛苦，一样的焦虑，一样的憧憬，一样的迷茫。

那时，我担心的是做不了城里人。母亲说，只要考上大学，你就可以成为城里人了。那时，我觉得城里人真好啊，干净漂亮的衣服，乌黑发亮的头发，白里透红的脸蛋。可是万一考不上呢？

她呢？她说高考是为了理想。为了什么理想？说是为了文物修复。她的理想一直在变，不靠谱的有旅行家、美食家、钢琴家、插画家、大明星。靠谱的就是这个文物修复。但我们大人还是觉得不靠谱，又不敢反对她。只说，嗯，好，有理想！有志者事竟成！可是，万一考不上呢？

高考后第一天，我在干什么？年代久远，忘了。可能回学校估分了吧，然后填报志愿，然后回家干农活。但肯定不是在床上渡过的。

考之前，她无数次从如山高的作业堆里抬起头，揉揉眼睛，向往地跟我说，妈妈，高考后，我要跟我亲爱的床呆上三天三夜，你不许叫醒我！哦，不，我要嫁给我的床。那时，她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想，倘若她真要披上婚纱嫁给床，那我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为床准备一套特制的西服吧。

高考后第一天，她真的与她的床相拥了23小时，扣除一小时的洗漱、喝水吃饭、上厕所。

第二天，她就跟床“拜拜”，精神奕奕地说要出去烫发染发。我一时有点懵，随口便拒绝了。她说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从今天起，我是个大人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享受大人的自由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体验大人的权利。她一口气说了三句“从今天起”，让我吃了一惊。当年，诗人海子也不过是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喂马、劈柴，周游世界”。没想到，姐更坚决。

她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同意，她就偏染成红橙黄绿青蓝紫，顶着一道彩虹回家。

我一听吓坏了，哎呀呀，这青春叛逆期还没结束啊，赶忙妥协，那咱就染个浅棕色？她便狡黠地笑了。当更年期遇上青春期，事实证明，更年期输了。

然后，第三天，她又做了美甲。回家后，她翘着兰花指，对着镜子，陶醉地说，啊！我真好看！我真是太好看了！我怎么这么好看呢！

在一旁，老母亲我已经听得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。

第四天，我小心翼翼地地问，你还有什么事要做吗？

那当然是旅游啊！西藏，新疆，青海，等等。我要走遍中国的边边，她向往地说。

她爸一听，耷拉着苦瓜脸，囡囡宝啊，饶了你阿爹我一把老骨头吧。西藏，你阿爹会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开始忙着和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约会。也想去拜访小学老师初中老师，又恐书念得不够好，实在是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。她说，妈妈，人家回母校那是衣锦还乡，荣归故里，而我岂不是“铩羽而归”？我横了她一眼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！

有一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家。她突然幽幽地说，妈妈，难道这就是退休的日子？人是不是很贱啊，我怎么越休息心里越发慌，总好像在浪费生命。

就在昨天，她又迫不及待地去完成一项成人的仪式，和几个小伙伴上南京游玩。第一次没有大人的陪伴！

我已长大，你别总是不放心好吗？整理行李时，她这样安慰我。可是她明明还未满十八周岁啊。在法律上，她属于未成年人。哦不，即使真的成年了，即便她已是七老八十，而年逾百岁的我但凡活着，但凡意识尚存，最最记挂的还是她，依然是她。母女连心呢！

等南京回来后，她说还要学习爵士舞，还要重拾钢琴梦，还要画几幅画练练手，还要去哪里打份暑假工，还要……

哎，终于还是长大了！我又不舍又欣慰。

总第710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